

第八期 一月一日出版

國

醫

正

言

劉嘉琛題



孫 總 理 遺 像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國醫正言第八期目錄

一 總理遺像

二 論壇

西醫診斷學之誤……………曾覺叟

西醫治療學之誤……………曾覺叟

西醫幻術打破……………陳澤東

駁朱子巫醫賤役說……………袁華

讀國醫正言之感言……………葛正言

三 專著

聖方治驗錄（續）……………鄒趾痕

國醫傷寒課義（續）……………陳澤東

傷寒問答（續）……………沈肖卿

傷寒要畧（續）……………張蘭亭

四 時症急救專欄

中西醫莫忽視冬溫

五 雜誌

論神藏五……………周价人

六淫爲症問答（續）……………李錫卿

六 實驗

實驗症論……………吳香圃

七 大症質疑

介紹給患病者兩種良藥！

▲中風痰厥益元丹

年來天地氣化殘薄人之秉賦孱弱以故中風痰厥之症時有所聞即青年之人亦間有之此世人所極當注意者也市面售賣此種藥雖多然服之生效者絕少非失於躁熱即失於寒涼再則服而暫愈求一根本痊愈不生流弊之藥不可得也本市益元實業工廠（在特三區二經路）有鑒及此特將年來經驗良方精製成丸以資濟世其於中風痰厥諸症純為根本療法其性不寒不熱調氣養血功效難以盡述即患腎勞喘喘小便頻少以及心腎不交夜不成寐等症服之亦無不立奏奇效其尤佳之處在大病初愈之時若有氣血不足者服此藥以善其後則較諸其他湯液為妥善也若中風痰厥在未發之前而現種種預兆者服此藥更可防止不使發現誠妙藥也。

▲婦科良藥慈航丹

市間售賣婦科之藥甚多大都係破血破氣之品幸而病去其氣血已虧至於調補氣血又須遷延時日矣倘在因循之期間外邪乘虛而入或自己調攝失宜是又病上加病以致不治者不可勝數本市益元實業工廠秘製此丹根本剷除破血破氣之弊專治婦女諸虛百損五勞七傷久不生育經水不調以及子宮寒冷胎前產後等病一經服用此丹無不霍然痊愈誠婦女稀世之寶筏也。

以上兩藥均經本會同人試用誠有應手奏效之功本報宗旨惟以保種壽族為本故對於此濟世之良藥不肯隱而不宣特此介紹俾令患病者得一依託焉謹佈（宸）

論壇

▲西醫診斷學之誤

湖南曾覺叟

法官之法律學識良否，於其聽訟判斷時定之，醫師之醫術學識良否，於其診病決斷定之，聽訟而不能得訟之情，則謂昏官，診病而不能得病之理，則謂庸醫，法官如何可得訟之情，必於其訟之經過求之，醫師如何可得病之情，必於病之原因求之，訟之經過不能明，則聽斷不能平允，病之原因不能明，則診斷不能真確。其事殊，其理一也。

病之原因爲何，其總因爲三因，其三因之中又分爲各因，各因之義有二，對總因而言，則爲各因，對證候而言，則爲總因，診斷者，既由其證候以求其總因中之各因，復由總因各因之中以分別其證候，夫然後對於病理，瞭若指掌，否則泛舟大海，烟霧迷離，莫辨方向，診斷不能真確，安能定治療之方針乎。

中醫之診斷，必於病理求其原因，已如上之所言矣，其診斷之方法有四，一曰望，以五色營五臟，觀其色之明暗淺深，以求其病理是也，一曰聞，以五音營五臟，聽其音之長短暗亮，以求其病理是也，一曰問，以十事令病者自述，以求其病理者也，一曰切，以寸口之脈，營內部之病，作用雖在乎三指，而運用尤在乎寸心，應乎指，尤貴得乎心，較前三者更爲微妙，非盡半生之閱歷，以苦心體會，雖閱盡古今脈法，臨時仍茫然而已，四診之外，尤必須考其經過，營其環境，以及證候

之有無變遷，前醫之如何治法，必如是之圓通無碍，而後可勝診斷之任，診斷二字，雖若連屬，然必能診，而後能斷，否則診既不確，斷又何能保其不誤，此其理惟中醫知之，亦惟中醫能實行之也。

以上所舉，皆中醫診斷之大概也，其着手在診，其目的在斷，而所以診而能斷者，則由病理學中總因各因，以及各因中之證候，分晰井然，故能根據以為診，而施判斷，夫而後可如老吏之折獄，泰山可動，此案不可疑，夫而後可名之曰，診斷學。

西醫之診斷何如乎，驗血也，驗痰也，驗矢尿也，驗體溫也，脈波計也，脈壓計也，問證筒也，愛克司光也，觀其外表之檢查，非不固密，然血痰矢尿只能得其現狀，而不能得其原因，檢體溫器，只能查其熱度之升降，而不能辨其寒熱虛實，脈波計，脈壓計，只能查其脈之遲數浮沉，其他則非所知，即脈何以遲數浮沉之理，亦不得而知也，問證筒可聽心肺之聲音，足以震眩流俗矣，然心肺震動之聲音，是否由風由水由氣或係血管所發，不能一一分別也，愛克司光能照見臟腑骨骼之形狀，其術更通神矣，然對於去子彈，尚有用處，於病之治療，毫無益也，若自覺證候之診查，為病人之自述，似屬可憑，然病者多無醫學常識，氣滯而以為氣弱，積滯而以為反胃，此類甚多，又何能盡據以為實乎，至於其觸診，視診，打診，問診，似與我四診之法相類，而考其內容，疏漏缺乏，與四診又判若霄壤也，然此猶得曰醫學之不良使然也，醫師不任其咎也，其最可痛恨者，病人入院以後，往往須經一二日之診查，方能見醫師之面，其病稍輕者，尚可稍稽時日，其重者，則不待醫師之挽救，早為根本之解脫，加此之類殺人甚多，醫師既漠不關心，病者仍前仆而後繼，毫無

戒懼之心，黃帝神明之胄，何甘心自棄自賤如此乎，以上舉其大概，餘可類推，推其原因，診斷之何以誤，則由其總因非因，各因亦不成爲因，既無原因之可求，自不得不就原狀之證候，以爲診斷，至其因之非因，則由于不知氣化，以人爲物質，既以人爲物質之人身，則診斷自不能不爲機械之診斷，夫診斷而可以機械行之者哉，診貴以神，而不以形，能其神，則可如扁鵲之決生死，文伯之知休咎，豈區區機械式所能得哉，即其遷延殺人，亦由于以人爲物質，故忍漠視人之生死，語曰醫有割股之心，此言中醫庶可當之，若西醫者，其術既爲屠刀，其心又安能超乎屠說屠坦乎，噫，自新法令行，貪黠之官吏，得假籠統含混之法律，以施其上下出入之伎倆；而訟者無所措手足矣，自舶來品入，奴隸之醫士，亦得假陳設器械之外觀，以文其宰割殘酷之行爲，而病者不保其性命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其是之謂歟，其是之謂歟。

▲西醫治療學之誤

湖南曾覺叟

前以法吏之聽斷，喻醫師之診斷，今請更以兵法喻，繼偵查之後以施攻擊，必有神妙之策略，訓練之士卒，方可克敵，繼診斷之後以施治療，亦必有對症之方，適當之藥，方能治病，若病情已明了，而不知擇方，不能選藥，則猶之敵情雖已明了，而策略既疏，士卒又不用命，終亦必敗也，况敵情猶未明了，而安可妄言攻擊乎。

中醫之診斷，既于病之總因中分別其各因，又于其各因之中分別其證候，統系釐然，故其治病有所根據，審其爲外因也，則有外因之方法，決不致以之混入內因，審其爲外因之寒病也，則有治

寒病之方法，決不致混入溫熱暑燥等病，審其爲外因之溫熱暑燥等病也，自有溫熱暑燥之方法，決不致混于寒病，審其爲內因也，則有治內因之方法，決不致以之混于外因，審其爲內因病之虛者也，則有培補之方法，決不致妄施剋伐，審其爲內因病之實者也，則有攻下之法，決不致妄用補品，不內外因之方法，較簡單矣，其理亦不外是，既得其原因，自能別其證候，既別其證候，自有所根據以施治療，故治療之方法無不對證，兼之中醫對藥物之研究與醫學並重，故其選藥，亦無不適當，方法既對證矣，藥物又適當矣，方法無不備，藥物無不全，病安有不治者乎，然中醫河以有完美之治療乎，推其故，由於中醫根據氣化，生理，病理，診斷，治療藥物，皆本氣化，本末一貫，有條有理，絲毫不紊，其播種在生理，其收穫在治療，固明明一哲學包括科學之完全醫學也，昧者不覺，乃以中醫爲不科學而欲廢之，誤矣。

西醫之病理既無真確之原因，則其診斷又焉能有真確之診斷，其診斷既只有驗矢溺藉光鏡之法摸索，故其治療，亦只以冰枕冰帽治熱，以暖水袋治寒，見瘡毒或痞塊予之以刀割，見大小便不通予之以洗腸抽尿而已，美其名曰對症治療，其實乃因無真確之診斷，不得不施以鹵莽滅裂之治療，其實何一而稱爲治療之法，何以而可以治人之病乎，其最可笑者，則爲抵抗細菌之培養基。西醫既誤以細菌爲病理之原因，故其診斷亦重細菌，診斷既以細菌爲本原，培養基自成爲治療之必要，于是彼一細菌，此一細菌，甲一細菌，乙一細菌，細菌之形，爲桿爲圓，細菌之質，爲動爲植，有染色之細菌，有不染色之細菌，于是乎培養基之學說，連篇累牘，層出不窮，于是乎西醫醉夢顛倒于細菌之中，于是乎西醫界成爲細菌之世界，禍歐不已，禍美不已，又駸駸乎擾亂我貴帝神明之區域

矣，閱譚劉陽集，見梁任公序中，署虫虫虫天，竊所不解，今則始知有此世界矣，此種荒謬絕倫之學說，我國中奴隸派之西醫，且爲之極力宣傳，謂中國有此學說，可以免疾病之苦，增健康之福音者，有瘡痂，而即有劉鱗，有狗屎而即有賀蘭進明，此之推崇西醫細菌學說者，其嗜好殆亦類是歟，夫細菌豈盡爲人禍者哉，莊不云乎，塵埃也，野馬也，生物之息相推也，非至真空之界，則太虛之間，何處無此種微生物，我佛欲領水不以天眼觀，江河溪澗之中，又何處無此種微生物，使細菌眞能禍人，則西醫未入中國之前，中國人應早已無唯類矣，西醫既誤以病時所見細菌爲病原，自不能不賴抵抗之培養基以爲治療，所謂一誤而無不誤者，此之謂也，間亦有細菌眞能禍人者，則必在疫癘之時，挾穢濁之氣以俱來，其禍人者，仍在疫癘之氣化，而不能盡歸於細菌也，且細菌縱能禍人，中醫有消滅之法，細菌由氣化來，仍以氣化除之，西醫則只有抵抗之法，舍消滅之良法於不用，而反取抵抗之下策，何其愚乎，況有謂能抵抗與不能抵抗者，尙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乎，且或不能抵抗而反以致病，雖然其治療之法，雖荒謬斷論，尙有其荒謬絕倫之法也，尙以治人之法治之也，余岩則謂治人之病，如除物質上之障礙然，雖以器械待人，尙有器械之法，尙以除去障礙爲目的也，至若柯斯達氏所言，病之治與不治，非醫者所宜問，吾人目的在求智識，不在乎炫能弄法，是直以醫之與病渺不相涉矣，較之前二者荒謬斷論更有進之，人之所望於醫者，爲治病也，果如斯氏所言，世界又何須此醫者乎，斯氏爲泰西發明打診聽診之醫界偉人，其言論如此，無怪乎今日之西醫大率皆不負治病之責，而屠刀殺人之成績，且層出不窮也，且麻醉西醫者，亦不問其能治病與否，而甘受其屠刀宰割也，殆皆斯氏之信徒歟，人方以不治病爲醫師之天戰，而吾人乃責其治療之不良

，抑已過矣，此外則醫師不知藥性，有詢之者，則曰須詢藥劑師，及詢藥劑師，又曰須問化學師，醫自爲醫，藥自爲藥，西醫治療學之誤，此乃最大原因也，若夫西醫治療亦有能愈之時，則由藥物功能之偶合，非真有對證之方法適當藥物之把握也。

嗚呼，中國趨歐化以摧殘本國之文化國粹，其誤豈僅醫學哉，醫學與兵法有相同之理，必有神妙之策略，訓練之士卒，方可克敵，亦猶之必有對證之方法，適當之藥物，方能治病，此言其作用也，若言根本，醫學必根據氣化，以內經爲本，兵法必注重本謀，以孫子爲本，日本自變法以來，戰術器械，雖事事師法西人，而實以孫子爲其秘密之教本，（豫督署馬參謀湘皋爲吾言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知之甚確）故自受變法以來，不數十年以小國稱強五洲，非倖也，其戰術器械雖取法西人，而操縱張翁之計劃，實出自孫子，今我國採取外人戰術器械之長宜矣，乃置孫子於不問，豈非寶擯而賤珠乎，兵法關於國家之強弱，醫學關於人民之生死，其重惟均，其不能專法外人而棄其本國之長也彰彰矣，然而環顧現在軍事，刻正在勦匪之時，固無所操縱張翁之術，而蔣委員長尙亟亟取法會胡，則將來攘外策略，決不能純法外人，而棄本國之所長可知，惟醫務則當道受余岩等之欺謾，必欲廢除中醫藥，雖國府中亦有數人力爭，尙無轉圜之餘地，中醫藥數十萬人之失業不問也，四萬萬人民生命之危險，每年數十萬萬元藥物出入之損失不顧也，國未亡而中醫藥之同人先等於亡國奴，同人等甘受其宰割乎，抑亟起以圖自立乎，如欲自立，則目下危急存亡之時矣，否則必待列之刀俎而方宛轉呼號，已無及矣。

▲西醫幻術打破

陳澤東

西醫不懂氣化，治病無原理，雖小病亦不能愈，中醫懂氣化，治病知原理，即大病亦能愈，乃西醫不能治病，而竟有人崇拜者，是被其容貌言語服裝器械諸幻術所迷也，年來西醫治壞之病甚多。而經鄙等救治得愈者亦甚多，不過所治愈之人，無大勢力，故不著大名，然對於天職良心上，足可立於無愧之地位，汪精衛先生，係當世之大偉人，中外咸欽，而素被西醫之幻術所迷，頗崇信之，今其外太夫人患痢疾，聘數西醫環治，診斷口病菌在肝，以飾其欺人之幻術，遂轉治轉重，汪精衛先生又改聘中醫大家施今墨先生診治，以活血調器法治之，一二劑竟愈，彼西醫目覩事實，尙靦面不慚，藐視中醫乎，欲廢中醫乎，自民國十七年，政治改革以後，凡各省市新建設衛生機關，國醫之權皆被西醫奪去，凡局長科長科員等，皆係西醫，惟考試中醫審查中藥一端，勉用中醫，而以局長科長之私意招致，並非由醫藥法團所公聘，繼有余岩等撥弄手眼，煽動衛生部，廢止中醫中藥，全國醫藥界大動公憤，羣起共攻，予以推翻，而西醫之陰謀幸未得逞，中西醫之仇嫌結積更深，今不料又有傅孟真者，與西醫拍馬屁，無故辱罵國醫氣化之學，經國醫羣起痛駁，傅氏噎膈語塞，而又有一無姓有名之志雲，又與傅氏拍馬屁，尤屬不通人性，如傅孟真所云，至死亦不請教中醫，此言固屬瀾悖，然不過表示其堅持之心跡，雖爲鬼爲靈，亦不改其十年不字之貞，情猶可原，乃志雲謂中醫學玄虛，所言五行六氣，如同變戲法的念咒一般，及說鄙人一人，代表不起全國中醫來，此等鄙俗無味之頭腦，竟敢毀謗吾國古聖救世之真法，無良甚矣，至若代表全國中醫一節，凡中醫

深明氣化學理，治病有卓識之醫，鄙人皆可代表，其知識膚淺之中醫，則不能代表，又云用傅先生滅絕亡國奴的辦法，寓禁於征，或用韓主席，治抽白面的辦法槍斃，此等溷話，尤屬不值一嗤，如亡國奴多係與外人接近之輩，而鴉片白面等毒物，皆來自外國，必須如伊等喪心病狂，以媚外自殘爲榮耀者，方能亡國，方能安嗜其毒品，乃當受其刑，如鄙人等遵守古聖道德，克己復禮，正心修身，博施濟世者，不知賣國之術，亦不安嗜其毒品，即不能受其刑，且伊等對於中醫，狼口狴狴，直如有殺父奪妻之仇一般，竟嚙嚙不休如是也，但殺父奪妻之事，以遵聖道之人觀之，固以爲莫大之仇，若伊等之洋臘滿腦，以平行自由爲新工作者，當不以爲仇也，竊念伊等亦生於天地氣交之中，乃不知生存因何故，竟以氣化爲玄虛而辱罵之，亦可怪已，吾姑將氣化之理，爲伊等解釋以曉之，蓋天氣屬陽，地氣屬陰，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陰陽和合，故能生萬物，而人身之氣化，即秉天地氣化之醇靈者也，陽者熱之源，陰者寒之基，伊等不知氣化。豈不知寒熱乎，若果不知寒熱，豈能夏裘冬葛，夏爐冬扇乎，伊等自命新鮮，當不至如此之溷也，夫陰陽生寒熱，是爲氣化之兩大部，然不能卒寒卒熱，必須由漸而轉變，故有五行六氣之分，五行主天氣，其性剛，六氣主地氣，其性柔，剛柔相濟，乃有生長化收藏之神功，然此種種之神功，先在無形而及於有形，即易經所謂，先天後天之機也，中醫氣化之學，是先天，西醫物質之學，是後天，故中醫深明氣化之高手，其治病也，隨病機用藥實有深效莫測之時，而西醫不知氣化，其治病也，皆以科學之死法，不知隨病機爲治，一人束手，萬人無策，即西醫病菌血輪脈搏體溫等說，皆在氣化範圍之中，乃竟不自知也，惟解剖殺虫等法，是其所長，若拋盡氣化，其病人亦必死也，傅氏等又云，中醫祇憑一部經驗良方

，此不知中醫奧妙之說也，如祇憑經驗之成方治病，如遇成方所無，或成方不效者，又將何如耶，是與西醫科學之弊相等，吾中醫之所長，惟在氣化學也，即今秋施今墨先生，治愈汪院長外太夫人之痢疾，雖未言氣化，是亦暗用氣化之法也，今懇懇解釋中醫氣化之原理，倘再不覺悟，是真所謂井甕不可以言天，夏虫不可以語冰者矣，噫。

▲駁朱子巫醫賤役說

袁華

嘗揣魯論所載夫子述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朱子註云，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自交鬼神寄死生之事業為賤役，其立言實屬根本矛盾，原無一辯之價值，不過因其註說，藉帝王之勢力，流行於世甚久，中人之意甚深，故不可以不辯，考孔子序卦傳咸恒為周易下經之首卦，其地位與上經乾坤相頡頏，將恒字看得何等尊貴，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將有恒看得何等鄭重，南人以恒字責諸巫醫，孔子善之，明明是尊重巫醫口氣，而朱子乃以賤役釋之，可謂大錯，論語又云，子之所慎，齋戰疾，所慎者齋，決不輕巫，何則，說文云，能齋事神明者，在男曰覲，女曰巫，己之所慎，決不輕人，猶之所慎者戰，決不輕將，所慎者疾，決不輕醫也，此意范文正公知之，故曰，吾不為良相，必為良醫，若范文正公，乃一代名儒，政治家，而願為天下之賤役耶，此可見朱子錯釋矣。

▲讀國醫正言之感言

讀者葛正言

夫事之能對人言者曰言，不偏不倚拋棄一己之見，不顧潮流之澎湃，能維持公理者曰正言，余讀國醫正言，有感於心，謹將形諸外的幾句話來談一談，醫者意也，言有得於心而行其主義也，語云，優勝劣敗，天然公例，中醫四千餘年尙能存在者，豈非公例乎，而傅孟眞不察，只云中醫無科學，即應取締之，敵人雖不曉科學，但聆教之他人云，科學有利實用，非紙上談兵也，傅先生獨不思夫，自西學來東，各式汽車輪船之便利，人人爭乘，獨西醫之來，令人迷信者，亦因其便利也，乃迷其便利以致傷生竟不知乎，抑別有故乎，或金錢太多，無處使用，而中醫能保原位者，因其治病有效也乎，吾國人見利義者居多，獨吾所見義勇軍輩，其非見義而忘利也乎，中國之醫國粹也，國學之一部份也，識時者，終日兢兢業業提倡之，又恐不暇，何摧殘之爲哉，國家之盛衰，未見不視乎一國之精神，國粹即國家之精神也，若自殘國粹，是恐亡國之不速也，先生思之，中醫之應整理，是爲當務之急，西醫之進一步的研究，更爲當務之急，西醫未必有所長，中醫未必無所長，萬不可因一人一地之見解，而通論全國，以管見所及，中西醫皆當廢，廢其所學非人，而擾亂醫學之地位也，西醫科學也，學西醫者，未必盡曉科學，中醫非科學也，中醫之高明者，未必不高出於科學，余以爲將西醫之科學識，加以中醫之哲學識，應興應革，使爲有系統之眞醫，中西醫院並立，相互研究，以歷年之成績，呈報中央，誰盛誰敗，或無異詞，科學之結果，不外實驗，累集其治愈病人之多少，亦不外乎實驗結果，中西醫之虛補實泄，各有專法，望聞問切各有定論，鄙人不學，不問其理論之如何，以治愈病人之多寡爲去就，優勝劣敗，事實昭然，名正言順，古有明訓，淘汰出於自然，又何必同室操戈爲哉。

專 著

△聖方治驗錄卷之一

四川重慶鄒趾痕撰述

許少伯之溫病

許少伯年三十四歲，時當陰歷三月，患發熱病，其病發熱不惡寒反惡熱，口渴心煩，嘔逆息粗，身重時譫語，愚曰，此溫病也，傷寒論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陰陽應象大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蓋言舊歲冬月（立冬小雪爲孟冬月大雪冬至爲仲冬月小寒大寒爲季冬月）傷了寒邪，不即發病，寒邪伏藏於筋骨之間，至春月，（立春雨水爲孟春月驚蟄春分爲仲春月清明穀雨爲季春月）陽氣上升，寒邪乘其上升之力，從筋骨而出於肌肉，從肌肉而出於皮膚，不能從皮膚達表，鬱於皮膚肌肉之間，與陽明太陽之氣合化而爲溫病，故溫病仍是傷寒病，仍是仲景傷寒論範圍內病也，俗醫不知，謂傷寒論只治傷寒，不能治溫病，這就是俗醫自認不知傷寒論內容之供狀，如果傷寒論只治傷寒，試問傷寒論書中，白虎湯，大黃黃連瀉心湯，梔子豉湯，大小承氣湯，大小陷胸湯，竹葉石膏湯，這些湯方，是醫何種傷寒用的，俗醫必然張口結舌無以應，此種俗醫，目不睹仲聖之門，敢言仲聖方只治傷寒，說此不通之言，不怕識者非笑之者，皆由當日無仲聖入門之學人故耳，譬如坐井觀天，言天小者，亦是坐井與坐井言，故敢爲是狂言而無恐也，今言冬傷於寒，

春必病溫，俗醫必又大起反對，蓋俗醫不自知其愚，縱使仲聖復生，亦必無法教導，愚又安能教他醒悟，愚惟有與虛心向道之明人言耳，蓋寒久化熱者，氣化之定理也，生氣通天論曰，病久則傳化，陰陽應象大論曰，重寒則熱，夫病久則傳化者，蓋冬傷於寒，本是寒邪，因寒邪伏藏於筋骨之間，伏藏日久，天之氣候，寒溫遞嬗，伏藏之寒邪，亦因之而傳行，由筋骨而傳於肌肉，由肌肉而傳於皮膚，至於皮膚，毛眼開啓，則寒邪從毛眼而出，則病不作矣，今因邪至皮膚，毛眼閉塞，邪不得從毛眼而出，閉鬱於皮肉之內，與陽明太陽之氣，合化爲熱，則爲溫病也，夫肌肉者，陽明之所主也，皮膚者，太陽之所主也，以一寒邪，而傳行於兩陽之間，故化熱而爲溫病，正如冷水經火山流出，變爲溫泉，又如凉水入於洪爐鍋內，變爲沸湯，皆司空見慣之事，世之不信氣化者，皆不知醫之流也，經云，重寒則熱者，言冬月爲寒令，傷寒爲寒邪，以寒令被寒邪，是重寒也，重寒不即發病，至春化熱而爲溫病，此重寒化熱之實驗也，總之病溫病熱，皆傷寒之類，素問熱論早言之詳矣，「太陽第二節論中風，第三節論傷寒，第六節論溫病，第一百一十三節至一百二十二節論燥病，六氣後，附論霍亂暑濕喝，食復勞復陰陽易諸症，則傷寒論，明是統論六氣，及一切時令氣交急性諸病之專書，謂傷寒論只治傷寒者，下愚無知之言也」，愚言不足取法，請取法乎素問熱論之說可也，爲擬方曰，竹葉石膏湯，加生地麥冬萹根，服之不解，反憤憤心中懊懣，反覆顛倒，作梔子豉湯白虎湯合用，懊懣稍解，依方再服一劑，懊懣不作，但熱度益高，譫語悶瞢，與竹葉石膏湯，加黃連黃芩萹根生地白芍，第五日，仍用竹葉石膏湯，加連翹知母，第六日，用大黃黃連瀉心湯，合白虎湯，至七日，惡寒齒震而戰慄，愚曰，此戰汗將作之候也，與大黃黃連瀉心湯，加石膏竹

葉柴胡桔梗枳殼甘草，囑曰，戰汗將作矣，戰汗一事，乃是大病出險得生最大關頭，其發作時，將息之手續，皆病家之事，非醫之事，將息合法則生，不合法則死，然醫不可不先將戰汗發作之情形，與夫將息之手續，向病家明告之，大凡戰汗將作時，先發寒戰，寒戰止後，乃發熱，熱度極高時，乃出汗，出汗就是出病，病出盡了，汗就止了，熱退汗止，便爲無病之人，但是戰汗之發作有重輕，輕的寒戰發熱，便可出汗，重的寒戰大作，手足厥冷，頭昏目盲，耳聾心煩亂，一小時頃，然後發熱出汗，汗出病亦必愈，此事必要病家先能知曉，一見身發寒戰，便要覆被而臥，不可亂服湯藥，亦不可亂施任何手術，只可靜待發熱，靜待出汗，其出汗也，熱未退，汗不可止，必俟其自由熱退汗止，乃爲萬安無患，大病既愈，身雖衰弱，不足慮也，糜粥自養，靜待健全，就算成功，病家謹遵愚言，果得戰汗，如水流漓，約一刻，又濺濺微汗兩小時，熱乃退，汗乃止，又得大便通利，腰腹爽快，胸脇寬舒，口味大開而愈，或問仲景桂枝湯將息法曰，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絜絜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玩此可知仲聖明訓，只許微似有汗，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今云得戰汗如水流漓，約一刻許，又絜絜微汗兩小時許，是違反仲聖明訓也，違反明訓，而曰熱乃退汗乃止，諸病盡除，口味大開而愈，此令吾儕所不敢信也，假令如水流漓，諸病除盡可信，則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之說不可信，若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之說可信，則如水流漓諸病除盡不可信，斯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愚曰，皆當信也，讀醫聖書，當合全體而審別之，不可執一說以概其餘，愚寢饋於醫聖之書，數十年矣，既咀其精微於文字之中，復索其神理於文字之外，而後知仲聖之出汗法有十法，夫桂枝湯者，發汗法也，桂枝湯，麻黃湯，桂枝加葛根湯，葛根湯，大青龍湯

，五方皆用覆被發汗法，只取微似有汗，不可令如水流漓，若夫溫病熱病，暑病霍亂病，諸氣交病，急性傳染病，皆以戰汗法除其病，如水流漓，熱退汗止，病乃盡除，若熱未退，汗未止，而掀被以止其汗，病未盡除，病必不愈，此外還有小汗法，軀以代汗法，散以取汗法，輸脾取汗法，自汗法，利小便代汗法，生津助汗法，禁汗法，義精法密，非此短幅所能備載，俟愚仲景全書出版時，自可窺其詳也，或問戰汗二字，仲景傷寒論，無此明文，恐非仲聖之言，愚曰，雖非仲聖之言，確係仲景全書之言，傷寒論一書，不過仲景全書之一種，客欲觀戰汗二字，當於仲景全書中辨脈法求之，辨脈法第十七節曰，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脈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爲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以其人本虛，故當發戰，以脈浮，故當戰而汗出解也，若脈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孰謂戰汗二字，非仲聖明訓乎，凡不讀仲聖全書者，皆不得入仲聖之門，陳修園之傷寒論淺註，金匱要略淺註，唐溶川之中西醫學匯通，舒馳遠之傷寒論集註，皆非仲景全書，欲求醫聖之道者，其知之。

論曰，戰有二義，曰戰兢，曰戰鬪，辨脈以初發時寒慄之情形言，故曰戰兢，若以正邪戰鬪言，則正勝邪退，其病必愈，是戰而勝也，正衰邪強，其病必死，是戰而敗也，戰而敗者，病名陰陽交，其義見於素問評熱病論，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急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

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解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此一死也，狂言者是失志，此二死也，汗出輒復熱，是三死也。

▲國醫傷寒課義

(續)

有著作權
不准轉載

陳澤東著

第二十一章 少陰在腑之熱證

(本文) 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猪苓湯主之。

(二條)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

(三條) 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註) 此邪鬱化熱入腑之證也，本章三條之病，皆邪傳少陰本經鬱閉入腑而成也，邪熱入腑，久停則傷臟，故通利攻熱之法，不可緩也。

第一條，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此乃寒邪在表之時，當汗不汗，水漬入胃，邪熱溷淆，清濁不分，故協熱下利，此下利者，是水瀉非痢疾也，欬嘔渴者，水停心下也，心煩不眠者，停水之邪熱衝心包也，故以猪苓湯，利其水清其熱也。

第二條，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是與太陽病熱入血室之證相同，是鬱熱窒閉膀胱，化氣不暢之故也，蓋膀胱之氣，外達周身充皮

毛，故熱窒膀胱，一身盡熱，而手足亦與之俱熱者，是膀胱之氣不暢，脾家運化之力，亦滯滯也，本文對此證未立方，愚經驗此證，以桃核承氣湯治之，結熱解鬱血下，可愈，如不至八九日，不一身手足盡熱者，則不可按此治法，故本文加一者字以示辨。

第三條，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是邪傳入裏，胃腸俱熱，故當急爲大下之，然六七日為經盡之期，而不大便，方爲急下大下之證據，如病在初起之時，有大便祇腹脹者，是寒邪在脾胃，當用熱通之藥，不可下也，經方法律森嚴固如此。

第二十二章 少陰在腑之寒證

(本文)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二條) 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嘔嘔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也，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急溫之，宜四逆湯。

(三條) 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

(四條) 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欬，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眞武湯主之。(後有加減法)

(五條) 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後有加減法)

(六條)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七條) 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可刺。

(註) 此皆在腑之寒證也，係寒邪內陷入腑，其證稍緩，故當以溫藥治之，如認爲傳經後寒邪化熱之証，而以涼藥治之，則大謬矣。

第一條，少陰病，欲吐不吐者，寒迫胃腑，而不重也，心煩但欲寐者，寒邪衝心包也，(詳解見本門經病本文第一條下)至五六日自利而渴者，是寒邪下陷，後氣瀉，津液不得上潮舌口也，五六日爲本經過經之期，若寒鬱化熱，當作自汗，或大便結燥，今大便反瀉，是寒邪下陷，津液不能循少陰之經，上潮舌口，故又口渴，必如此乃證明屬少陰，大便瀉則氣虛，而水不能分滲入膀胱，故渴而引水自救也，少陰病形悉具，即指上文諸證而言，其小便色白者，以下焦虛寒，不能制水之故，其寒邪下陷之證明矣，本條無方，愚以附子生薑湯補之。

第二條，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寒邪格逆也，心中嘔嘔欲吐，復不能吐者，亦寒邪格逆不通之故，嘔嘔者嘔呬也，欲出而返回之象，(有作溫字者訛也)始得病時，手足寒者，寒邪迫胃，干及於脾也，脈弦遲者，寒邪搏結也，曰胸中實者，是邪實，非停食也，按邪結在膈上當吐，不可下，下則死，此邪結膈上，故當吐也，若舊有寒飲在膈，膠黏難出則不可吐，輕吐則不出，重吐則傷肺胃，而見血，故當以

四逆湯溫之，溫則寒飲化矣，愚按如不效，則依本方去芍藥與之，或真武湯去芍藥亦可服。

第三條，少陰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發熱者，不死，凡吐利之病，皆致傷腑，重者多手足逆冷，今不逆冷，反發熱者，是腑中之陽氣未甚傷也，故曰不死，若脈不至者，是吐利傷氣，寒邪下陷也，故當灸少陰，少陰者，蓋係關元氣海之穴也。第四條，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者，是寒邪未能化熱也，至四五日爲少陰之經期，不能化熱，反陷入腑，故腹痛，少陰寒邪閉塞太甚，命火沉微，蒸化水液之力薄，運消不暢，則水不行，故小便不利，命火不能助脾運化行水，則肢重下利，或欬，或嘔也，因其腎陽虛，故以真武湯壯腎陽而行水也。

第五條，亦少陰寒邪迫脾，不能化水之證，而泄利下重者，是寒溼滯在胃腸也，故以四逆溫脾斂肝，化寒濕也，寒溼化則諸證自除也。

第六條，與第七條，皆寒溼滯胃腸之證，是痢疾也，但一曰主桃花湯，一曰可刺者，以下利不止爲氣虛，故用桃花湯，煖腸燥溼，而兼止脫也，而第七條祇言下利，不言不止，是氣猶未虛，故刺以通其經也，此刺者或是刺氣海關元穴，加艾火灸也。

附真武湯加減

此兩方原文之加減法，多不應驗，或係年久傳授之訛，或係古今人秉賦不同之故，

難斷定也，故愚另註加減法於後，若欬者，去芍藥易麻黃，五味子不可用，誤用則喘，不得臥，若小便利者，加肉桂，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姜，（與原文同）若嘔者去附子加半夏生姜。

附四逆散加減法

此原方，恐非仲聖作，凡治四逆之証，必須有附子，乃此方竟無之何也，故愚另註加減法於後。

若欬者，加麻黃細辛杏仁，如下利者，加厚朴橘皮，悸者加肉桂茯苓，小便利者，亦如之，腹中痛者，加附子，（與原文同）泄利下重者，以麻黃薤白湯調散服，散內加附子木香厚朴。

第二十三章 少陰在臟之熱證

（本文）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二條）少陰病，脈沉細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三條）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四條）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咽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五條）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下之。

（六條）少陰病，脈微細沉，但欲臥，汗出不煩，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復煩躁，不得臥，寐者死。

(註)此皆寒鬱化熱，入臟之證也，是由三陽經循傳至太陰而來者也，按傷寒之病，有三陰直中之寒，絕無三陰直中之熱，故三陰之熱證，無論其在腑在臟，皆寒邪傳變之病也，惟火疫一證，時有卒受入裏之熱證，與傷寒入裏之熱證，當以裏熱未現之先，有無三陽證辨之，而此少陰在臟之熱證，是由三陽傳變之熱，入於太陰，太陰之鬱邪，又迫及少陰之臟，有熱邪涸陰之險，故當急用救陰之法也。

凡曰少陰病者，皆當先見脈微細沉，欲寐之象，脈現沉數者，方可下，否則非也，醫者審之。

第一條，與第二條，當合作一條看，第一條之脈，亦當沉細而數，得病二三日以上，是二三日初過，由經傳來之邪熱未甚，但欲寐之象方解，而現心中煩不得臥之象也，心中煩者，熱邪干迫心神，故煩而不得臥也，熱邪入裏則燥陰，三焦俱熱則當下，此條之熱，為在上焦不可下，誤下則結胸，或下利不止死，故以黃連清心熱，阿膠養肺陰，白芍藥護肝陰也。

第三條，少陰病，二三日，口燥咽乾，是言二三日，脈微細欲寐之象已自止，而轉現口燥咽乾之象，是為陰燥，當大下，但其脈必須沉細數，方可下，如脈不數，但沉細者，是寒邪循經內陷之象，不可下，下必死，愚以細辛麻黃附子朴杏地黃湯主之。

第四條，自利清水，色純青，是熱邪迫脾，不能化溼，熱燥腎陰，不能行水，故自

利清水，色純青者，膽汁色也，按膽汁色青味苦，其液潤脾化甘，以助脾臟消磨水穀之力，今熱迫脾胃，失其化溼行水之權，故自利清水，而膽液亦隨之俱下也，心下痛者，熱結胸也，口燥咽乾者，陰津涸也，故當大下以瀉其熱，而救將亡之陰也，然必先現陽經邪熱入裡，手足熱，舌苔焦黃滿厚，而身不欲進衣者，方可大下，若初得病即現本條諸證者，是直中本臟之寒，不可下。下必死，若用四逆加枳實厚朴肉桂車前子湯，或可愈，此等關頭，必須變清寒熱，然後用藥，倘一錯誤，則殺人如反掌。

按火疫流行之年，或溫病熱結胃腑之時，皆有本條之證，亦須下，觀其熱勢輕重，舌苔厚薄而治之，若舌苔白薄而滑者，是丹田有溼寒也，當與蘇藿草果湯汗之，待其熱結胃腑之時，再下之，方可無誤，時疫溫病兩種，愚另有專書，茲不贅。

第五條，少陰病，六七日已達經盡之期，腹脹不大便者，是脾腎之氣，爲鬱熱所扁也，夫脾主運化水穀，腎開竅於二陰，今爲鬱熱所扁，氣不得自由升降，故腹脹不大便也，此證係三焦俱熱當大下無疑。

第六條，脈微細沉欲臥，是少陰證之象也，汗出不煩者，汗未出時先煩也，汗出不煩人安，是當愈也，惟自欲吐，是爲邪熱未解，至五六日，自利者，是邪熱下陷也，復煩躁，不得臥者，是真陰涸損也，本條無方，愚按可以黃芩黃連車前湯與之，寐者真陰涸盡也，故死，不能治。

▲傷寒問答 (續)

沈肖卿著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

問曰，此節所論何症。

答曰，此節所論者，係寒邪直中太陽經之營衛，頭項強痛無汗之太陽病也。

問曰，寒邪直中太陽營衛者，能服桂枝湯否。

答曰，寒邪入於太陽經營分者，當服桂枝湯，故曰，服桂枝湯，太陽衛分有寒無汗者，則不可服，故服之無效也。

問曰，何以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也。

答曰，頭項強痛，無汗之太陽病，本不可服桂枝湯，或下之，故服之無效，服之，則太陽營分之邪，被衛分之寒邪所阻。不得解，而頭項仍強痛，太陽衛分之邪，與鬱於表之邪氣相合，而翕翕發熱，下之，則邪結於表，水氣結於裏，亦無效也，故曰，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也。

問曰，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何謂也。

答曰，下後，三焦之水氣聚於中焦，故心下滿，水氣內結，故微痛，表氣不通，裏氣不得下降，故小便不利，法當加茯苓以利水，白朮以解鬱於肌表之濕，無汗不可用桂枝，故曰，桂枝

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此症服桂枝湯後，但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而不惡寒者，太陽衛氣已強矣，則須裏氣一通，表邪自解，故方註云，溫服一升，小便利，則愈。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

問曰，此節所論何症。

答曰，此節所論者，係先傷寒，而後風中肌腠也。

問曰，先傷寒，後中風，何以能見脈浮，自汗出，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之脈症也。

答曰，此非傷寒中風初起之脈症，係傷寒兼中風，以麻黃湯發汗後之脈症也。

問曰，何以知係麻黃湯發汗後之脈症。

答曰，仲景先以某湯發汗，後仍用原方再發汗者，謂之重發汗，若先以某湯發汗，後又更改別方再發汗者，謂之更發汗，今觀此節後文，有若重發汗一句，謂傷寒兼中風，以麻黃湯發汗後，汗傷腎之陰陽，餘邪入胃之症，若不誤更桂枝湯，以攻表，而誤以麻黃湯，重發汗者，則非甘草乾薑湯所能治，當以四逆湯，以救陽也，因此故知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係麻黃湯發汗後之脈症也。

問曰，傷寒兼中風，以麻黃湯發汗後，何以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也。

答曰，傷寒兼中風，以麻黃湯發汗後，餘邪由陽明營分，傳入於胃，胃氣強，故脈浮，邪在於內

，衛氣虛於外，故自汗出，小便數者，津液下滲也，邪熱傷其心陰，故心煩，汗傷腎陽，故微惡寒，汗傷津液，筋失所養，故脚攣急也。

問曰，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何謂也。

答曰，傷寒兼中風，以麻黃湯發汗後，若餘邪仍在表者，與桂枝湯以攻表，彼本非誤治也，今發汗後，餘邪入胃，又傷腎陽，則當治裏，不當攻表，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爲誤治也，故曰，反與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

問曰，何以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

答曰，傷寒兼中風，以麻黃湯發汗後，若腎陽未傷，餘邪仍在表者，則與桂枝湯，手足本不能厥冷也，今發汗傷腎陽，餘邪入胃者，則不能與桂枝湯，若仍以桂枝湯，以攻其表，則得湯後，腎陽上越於胃，不能與陽經之氣相順接，便手足厥冷也，發汗傷腎陰，則咽中乾，發汗傷腎陽，陽氣上越於胃，心火不得下降，故煩躁，腎陽上越，胃氣不得下降，故吐逆也。

問曰，何以不曰，作甘草乾薑湯，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其脚即伸，而必於湯字之下，加用與之二字，何也。

答曰，作，即用也，謂傷寒兼中風，以麻黃湯發汗後，陰陽兩傷，餘邪入胃之症，若不誤用桂枝湯，以攻其表，則本無須用甘草乾薑湯，以救胃陽，更無須用芍藥甘草湯，以養陰，則當與和中補腎之品矣，故不能曰，作甘草乾薑湯，而必曰，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也。

問曰，何以不曰，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而必加用若厥愈，足溫者，二句何也。

答曰，腎陽上越，胃虛不得下降之症，當以甘草乾薑湯，以補胃陽，服之，則胃陽自降，腎陽自復，故曰，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服甘草乾薑湯一升，胃陽未降，而足未溫，腎陽未復，而厥未愈者，則不可更用芍藥甘草湯，當再與甘草乾薑湯一升，以救胃陽，則腎陽自復，腎陽已復，胃陽已降，則陽能生陰，其脚之伸，本不過時間問題，若能於此時，再以芍藥甘草湯，以養陰，則其脚伸之愈速矣，故曰，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此處若不加若厥愈足溫者二句，則救陰救陽之先後，與芍藥甘草湯之用法，即辨不清也。

問曰，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何謂也。

答曰，傷寒兼中風，以麻黃湯發汗後，汗傷腎之陰陽，餘邪入胃之症，若不誤以桂枝湯攻其表，而誤以麻黃湯重發汗，或用針針足少陰經穴上，並以火燒針，傷其腎之陰陽，腎陽亡於外者，則非甘草乾薑湯所能治，當以四逆湯以救陽也，故曰，若重發汗，復加燒針者，四逆湯主之。

問曰，症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曰，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

，病症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溫，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微瀉，則止其譫語，故病可愈。

問曰，此節所論何症。

答曰，此節所論者，係風寒兩感之太陽病，與桂枝湯發汗後，陰虛於內，餘在太陽衛分之風邪未解，寒邪化熱傳於陽明經衛分之桂枝湯症，誤認爲陰陽兩虛，風邪在表之陽旦症，而誤投陽旦湯，以亡其腎陽也。

問曰，何以知脈浮大，身熱，兩脛攣，係太陽病，與桂枝湯，發汗後之脈症也。

答曰，此節謂太陽病，與桂枝湯發汗後，陰虛於內，餘在太陽衛分之風邪未解，寒邪化熱傳於陽明衛分，脈浮大，身熱，而兩脛攣者，當重與桂枝湯，再發汗，不當與以治陰陽兩虛，風邪在外之陽旦湯以治之，若誤以陽旦湯治之，而亡其腎陽者，則當更換甘草乾薑湯飲之，以先救其腎陽，若腎陽已回，胃陽已降，兩足已溫者，則又當救陰矣，雖前與之桂枝湯內，已有芍藥甘草養陰之品，在其中，仍當重與芍藥甘草二味以養陰，原文中，自此重與芍藥甘草湯一句，故知脈浮大，身熱，兩脛攣，係太陽病，與桂枝湯發汗後之脈症也。（未完）

▲傷寒要略

（續）

張蘭亭編

原文，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生薑瀉心湯方。

生薑四兩，甘草人參各三兩，乾薑一兩，黃芩三兩，半夏半斤，大棗十二枚，黃連一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註，傷寒汗出解之後，其病當愈也，今胃中不和者，乃汗出而津液虛也，蓋胃絡上通於心，故胃中不和而心下痞鞭矣，乾噫者，脾胃失運而上逆也，食臭者，脾胃不尅穀也，脇下有水氣者，胃氣不能上輸也，腹中雷鳴下利者，水氣不行之故也，方用薑夏參草，達陽明之胃氣，上輸於脾以制水，薑棗助脾，芩連瀉痞，其證自瘳矣。

原文，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自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黃芩乾薑各三兩，半夏半斤，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註，傷寒，中風，當從表解，而醫反下之，以致氣機下陷，故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然挾邪內入有乖蒸變，故穀不化，而腹中雷鳴，邪氣內入，則正氣不升，故心下痞鞭，而滿，胃氣

不和故有嘔，而心煩不得安也，醫見心下滿，不審顛末，復誤下之，其痞益甚矣，然此不盡之邪，非爲結熱，乃因下利，胃中空虛，客氣乘虛上逆，故使鞭也，甘草瀉心湯主之，取甘草大棗補中，姜夏和胃，芩連瀉滿，使其胃氣調和，而諸病自解也。

原文，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赤石脂禹餘糧湯方

赤石脂，太乙禹餘糧各一斤。右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註，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鞭者，誤下之過也，然下利痞鞭，乃虛痞也，宜服瀉心湯，今服瀉心湯已，而痞仍不愈，醫復以他藥下之，痞雖去，而利不止矣，醫與理中湯溫之，其利益甚，不知理中湯，乃理中焦之藥也，此利在下焦，故宜用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取其瀉以固脫之義也，如復利不止者，則當利其小便，使其水道通，而利自止矣。

原文，病如桂枝症，頭不痛，項不强，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赤小豆一分。右二味，各別搗篩爲散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香豉一合，用熱湯七合，作稀糜，去滓，取汁，合散溫頓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之。

註，病如桂枝證者，即證象陽旦之謂也，頭不痛，項不强，不涉太陽之經氣也，寸脈微浮者，病在膈上也，胸中痞硬者，乃寒飲內停也，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乃厥氣上逆也，所以然者，其病在胸，此爲胸有寒飲也，邪高者從而越之，故用瓜蒂散，一涌而邪盡除矣。

原文，風濕相搏，骨痛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白朮各二兩，桂枝四兩，炮附子二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

註，風溼相搏，而病三陰之氣也，少陰主骨，故骨節疼煩，厥陰主筋，故掣痛不得屈伸，太陰主肌肉，故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者，少陰之生氣虛也，蓋以腎爲生氣之原者是也，小便不利，或身微腫者，太陰脾土之不化也，惡風不欲去衣者，厥陰風寒之象也，甘草附子湯主之者，用桂枝通血脈，兼逐風溼，附子生少陰之氣，甘草白朮助太陰脾土，使其氣血陰陽和平，而三陰之邪自解矣。（未完）

上古天真論詳解

古渝 鄧趾痕 著

全書一冊定價洋二角
外省加郵費一角

發行所 北平崇內江擦胡同四十五號

國醫正言

第八期 著專

二九

時症急救專欄

閱此刊物諸君注意，本刊創興之宗旨，以救濟同胞爲主體，今特設此「時症專欄」爲有病出緊急，聘醫不及之家，斟酌病狀與本刊所載相同，照方服用，以救一時之急，俾得容聘醫診治，敝同人等，對於社會同胞，聊盡此棉薄之義務云爾，望吾同道諸君及海內好善之士，如有救時症之驗方，請函致敝刊，即行照登，以公同仁，是爲至盼。

▲中西醫莫忽視冬溫

本市東門內中醫公會陳澤東稿

近日喉痧溫疹溫痘啞嗽諸症皆發現，凡吾中醫施用清熱養陰涼解，及西醫之鎮熱清血等法，皆不可用，如誤用之，則喉腫胸悶氣結而死，究其原因，夏月天氣過熱而多濕，冬月天氣溫煖亦多濕，此種偏勝之邪，乘人身肌膚鬆疎，侵襲入之，與氣血相搏，遂成以上諸症，今按溫散利濕之法，使邪外出，如得透汗，即可痊愈，如白喉忌表之誕說爲大謬，茲將經驗有效之方列後，以資普救。

麻黃二錢 葛根錢五 柴胡一錢 羌活一錢 附子一錢 肉桂一錢 青皮一錢 陳皮一錢 枳實八分 厚朴錢五

右十味，用真黃酒兩，兌水煎服，避風，忌雞子，醋，水果腥冷，牛羊肉。

此方之分量可酌病人之年歲大小，身體壯弱增減之，咽喉腫痛者加杏仁桔梗各八分，咳嗽音啞者亦如之，痧疹不出者加山甲皂刺川柳各一錢，溫痘不起加山甲皂刺各一錢，生口芪三錢，若已用寒涼治法，毒已內陷者不治。

雜誌

▲論神藏五 (素問九藏之理)

周价人

「本神篇」肝藏血，血舍魂，脾藏營，營舍意，心藏脈，脈舍神，肺藏氣，氣舍魄，腎藏精，精舍志。

經言隨神往來者謂之魂，考勿爾尼氏研究靈魂之結果，謂靈魂者棲於人類各細胞中，其色濃紫，質不透明，比肉體重約千分之一，其運動之機能，能上達於地面二百里以上之處，繹勿氏之意，殆即指循環系中之赤血球及赤髓爲血液之極精者，所謂其色濃紫，能達地面二百里以上，苟非血精中輻射之光線，安能有此透徹力，人自幼至老，心血殆無一息之停，何以能有此不息之定力，考其來源，是血精中必含有永久不息的輻射作用，是即光能之謂矣，至心筋，及瓣膜，脈管，皆不過是一種器械的作用耳，故宇宙之光，是創造萬物的使者，血精之光，是創造人體細胞的生命，故經曰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孝經訓魂爲動，則以隨神往來之故，觀經言神在天爲風，在藏爲肝，在體爲筋，亦以肝藏血而關乎心永久不息的輻射作用，故曰隨神往來，其間氣爲動化，所以謂肝爲魂之居，而爲罷極之本。

經言并精出入謂之魂，人之生也，始變化爲形，曰魄，孝經訓魂爲動，有嘯吸之能，故取芸動爲義，訓魄爲白，有身體之質，故取明白爲名，就白之義思之，按宇宙光所經之路線，有許多

空氣分子，分解成離子，若使氣體，體積忽然膨漲，則水氣便凝結在離子上，現出一條白線，證以經言天氣通於肺，言通調水道，則所謂並精出入謂之魄，當亦同此現出白線之理，肺惟有此藏氣舍魄之功能，始能爲血所朝會，而行治節之權，鄒氏論肺痿骨蒸之勞，極謂是病乃精魄之壞，以致魂無所依，氣無所主，血無所朝而死，魄者金水之精，譬之於鏡，能映物而不能燭物，遇寒則清，逢熱則昏，所謂能映物者，正此精魄之功，經所謂生子肺如以縞裹紅之理，是魂魄互舍而成氣煦血濡之妙用也，所謂逢熱則昏者，則以精敝而氣體之燃燒必有毒質矣，所以肺病只有天然療養之一法，絕不能乞靈於藥石，經故曰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形假地生，命由天賦，故奉生之氣通繫於天，故曰肺應天，人苟傷肺，萬無生理。

腎藏精，精舍志，按經言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隨生，是腦髓本由精分析而來，證以神經爲知覺運動之主宰，固相合也，但經又言腎者至陰也，至陰者宗精之水也，水之精爲志，則又何說，按本經以人爲天地之代表，人之心靈，即爲宇宙之縮影，故人類意志，皆由空間時間之物質演化而來，極其能力，遂又在於超脫空間時間二者之外，以審定空間時間一切之事理，故謂之志，經言水之精者，則以天一所生之水，爲生養萬物之源泉，至若腦者，特以其富於感覺性，是仍爲理學性之作用，故西哲亦有謂實無物可集合原子，使腦成爲思想之工具，是說也可與水之精爲志，互相對照矣，故倫理學中名爲意志的單元論，謂意志無理性爲盲目，理性無意志爲枯死，意志是由空間時間經驗的實在，是輪迴而不能磨滅，是個人一切活動的來源，亦

是個人一切痛苦的來源，是一種精神的原子，柏拉圖謂思想支配世界，皆由此原子發揮而光大者也，觀經言精舍志，是志亦不過以腦髓爲傳舍，而寄託於其間，故比類於水，經曰，腎主水，受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正要分析而求其義已。

脾藏營，營舍意，按營榮兩字，古訓通皆所以言血液循環之功能，對於心曰其榮色也，爲滋長之義，對於腎曰其脈爲營，爲蟄藏之義，於脾曰藏營，爲轉輸之義，故曰脾胃大腸小腸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觀經曰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有骨空，補益腦髓，此尤轉味入出要理所在，苟脾失其營運，則血之化源告匱，心必失其滋長之功，腎必失其蟄藏之職，所以於脾獨曰藏營，其舍意者何也，經言脾主思，思則氣結，是言腸胃之消化腺，因氣結而失其分泌之作用，於是脾營亦遂受其障礙，此不過由感覺上以驗藏氣所受影響如何耳，固非謂意思爲脾所專主也，觀子產謂取精多而用物宏，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可以反證思則氣結之關乎脾營矣。

心藏脈，脈舍神，按人之肉體，經過長時期之演化，始由名爲動物之等等物質階級，（如石成植物，植物成動物，動物成人之類，）而有所謂心者入乎其中，此科學家於動物演化中，仍屬迷離惘恍，而終不能解釋者也，按心亦不過橫紋平滑兩肌所構成，而胎生之始時，即能爲有韻律之動，試取雞卵孵之一日，剖而視之，心之痕跡宛然已具，可知心之動力，其來最早，此即物理學所謂能力不滅之原理，經曰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細釋所以任物一語，舉凡空間時間以及物質宇宙之本體，悉爲人心所創造，故一切創造力皆心之

動力所表現，故經獨以藏脈舍神歸之心，神者動之著也，意志悉由此動力鍛鍊而成，但必歸之於脈者，則以有息藏於中，爲人生之命蒂，此神秘之動力若斷，則脈絕而神於何有，是神失其舍，而意志熄，又安有任物之可言，西人重論腦，本經重論心。故魂魄志意統之以神，精營血氣統之以脈，蓋生理之變化萬端關乎動者，所以獨重心，名爲神藏五。

▲六淫爲症問答（續五期）

李錫卿

4 溼 淫

問曰，溼從何生也。

答曰，溼乃水化，得土氣而生也，水爲萬物之榮，能濡潤之，土爲萬物之母，能醞釀之，故溼從水，得土氣而生也。

問曰，人病溼，有內生者，有外感者何也。

答曰，膏粱之人，或因好食瓜果，或因好飲濃茶，溼多由內而生也，若外感之溼，因居處卑溼，難得空氣，此溼從外感，先受兩足爲多也。

問曰，溼邪感人，先受兩足何也。

答曰，人傷於溼者，下先受之，蓋溼由地而升，由湧泉穴而入也，故古有擦湧泉穴去溼之法也。問曰，溼之傷人，或爲頭痛，或爲腹脹，或爲瘡瘍，或爲肌肉不仁，其理何也。

答曰，脾者土也，溼得氣所化，受之者故先入脾，其氣上蒸，蒙閉清竅，陽道不利，故而頭痛，

脾屬土，其性淳厚，被溼之擾，故腹滿填脹，脾主四肢，胃主肌肉，戊土被溼所害，故生瘡瘍，或肌肉不仁，經云，地之溼氣感人，害之皮肉筋脈是也。

問曰，人傷於溼，化熱而不渴何也。

答曰，溼爲至陰蒸騰之氣，其用多潤，故雖熱而不渴也。

問曰，溼與熱，因何治以苦溫也。

答曰，苦能燥溼，溫能行溼，溼乃有形重濁之邪，其性黏膩，其用濡滯，若治以寒涼，則凝滯之性益堅，輕症必重，重症必危也。

問曰，每見治溼之法，亦有以芩連及苦參龍胆等，一味大苦大寒之劑何也。

答曰，如重用苦寒，亦必佐以溫性之品，或合滲淡之品，方爲適宜也。

問曰，溼邪或在表，或在裏，各宜何法。

答曰，溼邪在表，宜開鬼門，汗出即愈，溼邪在裏，宜潔淨府，利導之法，二便以通即瘳，此治溼之大法也。

5 燥 溼

問曰，獨以立秋後爲病燥何也。

答曰，燥者金氣所化，立秋之際，乃金氣盛時，故有秋燥之稱也。

問曰，人若病燥，從何經而受也。

答曰，由皮毛先受，肺屬金而主皮毛，邪從皮毛而入，首先犯肺，肺乃手太陰經也，故邪由太陰

經而受也。

問曰，傷風傷寒，與燥氣之病，有何分別。

答曰，從脈候可以別之，蓋傷風之脈，陽浮而滑，陰濡而弱，傷寒之脈，陰陽俱盛，浮緊而濇，惟傷燥之脈，則不然，右寸獨浮而緊濇，並舌燥苔色清明，此可分別燥氣爲病確証也。

問曰，其病何狀也。

答曰，燥氣犯肺，必作咳逆吐痰，頭眩鼻塞，甚至咯血便秘等，如風寒化熱之態也。

問曰，其咳逆吐痰，頭眩鼻塞何也。

答曰，邪氣入肺，失其清肅之令，不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咳逆吐痰，肺主氣，氣道不利，清竅則必閉塞，故頭眩而疼，鼻息不通也。

問曰，甚則咯血便秘何也。

答曰，人若咯血，燥傷於肺絡也，肺與大腸相表裏，肺病移至大腸，燥甚則化爲斂，斂甚腸必秘，故有便秘也。

問曰，治燥之法奈何。

答曰，治燥之法，不離潤之也，又曰，燥淫之盛，平以苦溫也。

問曰，平以苦溫何也。

答曰，苦從火化，故而能清，潤從溼化，故能潤之，如喻氏之救肺湯，及吳氏之銀翹散麥冬湯，皆治燥之大法也。

6 火 淫

問曰，火爲何物也。

答曰，火乃天地之陽也，地道烈焰之氣也，得天之空氣而燃，始能成火，蓋火能益萬物，尤能害萬物，萬物得火之陽，能生長成熟，如得火之厲，則有燔灼融化之弊。

問曰，火淫爲病，快如霹靂何也。

答曰，火性迅速，故而病亦如其性也。

問曰，令人面紅目赤，舌燥咽乾，唇焦，耳鳴頭眩，甚至鼻衄嘔血，皆見於上部何也。

答曰，蓋火有炎上之性，故而多見於上部也。

問曰，火能令人身熱肌腫何也。

答曰，火位居南，色赤通心，以有火邪入心，走游周身脈絡，故身熱，熱甚則肌腫，此火鬱於陽經，所呈之象也。

問曰，火能炎上，予已知之，每見痢紅瀝血，是又火迫於下之症，而纏綿不愈何也。

答曰，此乃熱化爲濕，濕性凝滯，故纏綿不愈，此非火之本性也。

問曰，火能令人棄衣而走，踰牆上屋，登高而歌，羞恥不知，狂言笑語何也。

答曰，熱甚於身，故棄衣而走，踰牆上屋，登高而歌，羞恥不知，皆陽氣充盛之象，氣有餘，則是火，火有升明之紀，故登高狂言，言者心之聲也，熱入胞絡，擾亂神明，臚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故喜笑歌唱，羞恥不自知也。

問曰，治火之法奈何。

答曰，火淫於內，治以鹹寒，此治火之法也。

問曰，治以鹹寒，取之何意也。

答曰，鹹從水化，取水能制火之意也。

問曰，如以鹹寒之法，能統治火否。

答曰，火有各經不同，治法亦異，且有內因外因之別，不能執一而論，必查其因，方可依法施治。

問曰，有虛火，有實火，有鬱火，有相火，有龍雷之火，執一鹹寒，能統治否。

答曰，火淫爲病，諸多陽象，執一鹹寒之法，諸多謬誤，如虛火而拘用鹹寒，則脾胃先敗，脾胃敗則土氣必傷，萬物以土爲本，法當苦寒，佐以甘淡，如鬱火投以鹹寒，則益加其鬱，法當治以鹹寒，佐以開鬱，如相火過用鹹寒，則相火無從，反生他變，如龍雷之火，遇有鹹寒，則火畏水即成太雨之意也，不能滅其火，反炎烈其光，若相火大動，須引火歸原，龍雷之火，須潛龍入海，多用辛甘大熱之劑，雖先賢援物比類，確有理想，取熱治熱，是熱因熱用也，治法有定局，用法無窮竭，然皆在臨症之際，詳而察之，存乎其人耳。（完）

實 驗

▲實驗證論

吳香圃

客歲秋八月間，河北五馬路居住李姓婦，性情頗急，伊夫蕩不爲家，左項生核數個，已將半年，漸大如鷄卵，堅硬如石，皮外紅絲纏繞，今春二月請余治之，診左右脈俱弦數，屬肝火燥妄尅脾作熱之症，先用枝子清肝湯，平伐肝木，服四五劑，復診而脈始緩，又用清肝解鬱湯，散其鬱結，次用益氣養榮湯，調其氣血，後服散腫堅湯，以軟其堅腫，外用琥珀膏貼之，調理月餘，而元氣乃復，堅硬已消八九，只存小核，彼以爲愈，止不服藥，後值伊夫因賭訟未勝，暴急驚恐，前腫復作，又請余治，診得脈象，兩手細數，症以屬陰，肝邪乘之，非前有餘之症，胸膈不利，飲食無味，經期不調，形容憔悴而不振，此乃神傷於思慮，則肉脫，意傷於憂愁，則肢廢，魂傷於悲哀，則筋攣，魄傷於喜樂，則皮槁，志傷於暴怒，則腰脊不能俯仰，以上俱七情內損之症也，法當滋養氣血，調和脾胃，益腎清心，開鬱散滯，庶保無虞矣，彼不信，後竟成不治之症，殊可惜也。

四川文林堂

啓事敝號自創辦以來蒙各省化驗許可及天津市政府社會局
 批准許可准 予批發銷售 人參歸脾丸 善戒嗎啡白面鴉片
 攜帶便利在最短期間定能戒除并且開胃健脾增加飲食誠實
 戒癮之良劑也敝號天津南市月中桂對過文林堂及南市永安
 大街華樓北泰豐樓對門路西文林堂外并無分號特此聲明
 日界旭街中原公司迤北路西裕大銀號旁文林堂啓

本刊歡迎投稿簡啓

本刊以振興國醫國藥救濟生命爲宗旨投稿諸君
 請以醫藥言論爲範圍凡國事軍事概莫涉及而文
 言與白話並不計較但與宗旨不符或文氣醫理不
 明者恕不登錄原稿亦不寄還

國醫正言編輯部謹啓

▲大症質疑

敝刊係國醫研究會，及中醫公會，中國醫學傳習所，聯合組織而成，本為提倡國醫藥之正法，以救濟同胞疾病，特以天氣不平，人情變幻，而離奇危險之病，屢現迭出，敝同人等，對於此項病症，時時報告，公開研究，將經驗心得之治法，公諸同好，而社會患病之家，得此實效之利益者亦良多，歷有成績可查，非虛語也，凡吾同胞，如抱重要之病，歷經中西醫診治無效，憂疑不決者，請來敝會報告詳情，代為公開研究，以資救治，若居外縣外省，不能親到敝會者，可詳細來函，亦能函答治法，倘在本市居住，不肯自來報告，徒以空函饒舌，或居住境外，來函住址不清，或延請敝同人診治，無本市之負責介紹者，皆請恕不聞問。

國醫正言編輯部謹啓

▲本刊第七期刊誤▼

- 第四頁第六行「西醫病理學之錯誤」第六字「淫」應作「慾」
- 第六頁第一行「同上」第十五字「癡」應作「癥」
- 第六頁第十五行「中醫學自然進化說」第二十六字「糊」應作「餬」
- 第八頁第九行「再評傅孟真再論所謂國醫」第三十五字「潤」應作「清」
- 第十五頁第一行「國醫傷寒課義」第五字「蝮」應作「踭」
- 第十五頁第五行「同上」第十三字「蝮」應作「踭」

王一仁主編

醫藥衛生月刊第二二年彙訂本出版

內容有學說。筆記。方劑。藥物。雜俎。雜錄。衛生。討論等都數十萬言。以中國醫藥立場，開發學理經驗。精深透闢。可以為慎疾慎藥之鑑。又可為修習醫學途徑。破名詞之爭執。為真理之闡揚。上載總目。既便檢查。後附刊誤。尤易尋勘。精裝一大厚冊。實價大洋七角二分。並第一年彙訂（實價大洋八角）同購者。一元五角。郵費在內。再本社自第三年起。另定出版計劃。月刊力求簡潔充實。二十五期起定閱全年三角二分。寄費在內。索閱樣本。直接致函杭州本社。至少有四期同訂。長十萬餘言。附郵一角即寄。空函不覆。贈完即止。

編輯及發行處

杭州東坡路
湖濱七弄第三號

中國醫藥學社

上海代售處

千頃堂書局	三馬路望平街東首	上海國醫印書館	四馬路二八三號郵政信箱二〇八
中醫書局	上海山東路麥家圈	上海國醫出版社	白克路西祥康里九十號
中國醫藥書局	白克路西祥康里第七十七號	現代中醫社	西門城內石皮弄亦仁里
光華醫藥雜誌社	北山西路棣隆里九號	上海市國醫學會	西門城內南石皮弄廣益中醫院內

山西新城新民正街
中醫改進研究會發行

研究中國醫學者不可不讀

▲醫學雜誌

現出至第七十九期每兩
 月出版一期全年六期定
 價一元五角特價一元零
 售每期特價二角

▲醫學雜誌

彙訂

共四集自民國十九年起
 至民國二十二年止每年
 裝訂一集每集特價大洋
 一元

一切合實用之醫書

—中國傳染病學—

上卷已經出
 版為本會常
 務理事時逸
 人君著內分
 總論各論兩
 大篇對於鼠
 疫霍亂白喉
 等十種傳染
 病詳述靡遺
 定價一元特
 價五角

▲審查徵集

驗方

為本省村政處在本省各
 縣區村所徵集計方一千
 餘者由本會詳加審查全
 書一厚冊二百餘頁定價
 八角特價五角

▲審訂良方

彙

本省孟縣已故名醫郭效
 古家傳秘方由省府送交
 本會審查定價五角特價
 三角

注意

以上各書在民國二十三年年底以前均照特價發售
 (過期無效) 外埠外加郵費一成郵票九五折算以
 一分五分為限

國醫正言 第八期 廣告

國醫正言定閱單

國醫正言 第八期 價目表

戶名	地址	期數	書費	日期
		自第 期起至第 期止	計洋 元 角 分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定
		份		

(以郵票代價十分之一計算限為分半或分)

定閱處 天津東門內文學東
箭道國醫研究會內

定閱者 請將此單剪下填
齊附款寄交本刊

定報價目表

冊數	國內	香港及南洋	歐美
零售每冊	三角	四角	六角
半年六冊	一元六角	二元一角	三元四角
全年十二冊	三元	四元	六元五角

郵費在內不另取資郵票代價十足計算

廣告價目表

正文後	封皮		地位	面積
	裏面	底面		
六元	十元	十二元	全面	全面
三元五角	六元	七元	半面	半面
二元	三元	四元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一元五角	二元	二元五角	八分之一	八分之一

本報對於國產飲料食品廣告價目格外從廉
此表係一期價目登三期以上九折六期以上八折全年七折
(但逐期續登期數未經規定者不在此例) 插圖另議
以上各費一律大洋均須先惠郵票代價以一分半分為限

本刊編輯部助理人員

吳香圃	王世珍 <small>紹</small>	許宗彝 <small>從</small>	張少仙 <small>品</small>	劉廷文
李恩第 <small>錫</small>	楊仲生 <small>明</small>	趙佩衡	于長潼 <small>東</small>	王世鈞 <small>冠</small>
戚松年	費子彬	周履安	王樹森	高峻峯
杜文元 <small>筱</small>	王鳳墀	朱世恩	李鴻儀	薛少華
劉金詔	張國棟	鮑世慶 <small>雲</small>	張振芝	王仲揚
潘春臺	雷紹伯	趙靖甫	曹樹芸	劉國明 <small>和子</small>
趙少廷	周硯峰	劉德旺	許硯峰	劉紹庭
戴世棟	王允莊	侯繼志	趙晦堂	秦深泉
谷彩岩	宋向元	蘇寶誠	田熙元	張蘭亭
李文彬	奚廷驥	劉松林	劉幹臣	李丹五
李耀廷	呂環章	楊繡峯	張靜齋	紀良臣
王繡石				

國醫正言(月刊)第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主任 陳曾源澤東

編輯 周偉蘇甫 孫鳴山

沈肖卿 趙瑞升

趙寒松 齊志學

發行者 天津市國醫研究會

地址 天津市東門內文學東箭道

借用陳宅電話五局一六八九

印刷者 天津益世報館

本刊代售處

西北城角 博古書局 南洋書局
 大胡同 江東書局 成文厚書局
 北馬路 大通書局 蔚文書局
 東門內 培遠堂 寶林堂 文運堂
 法租界 天津書局
 武清代售處 慶豐棧 諸葛希武
 上海代售處 四馬路上海雜誌公司

